

99 中

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

杨 晓 敏 郭 昕 寇 云 峰 选 编

说小说



小

99

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

杨晓敏 郭斯 寇云峰 选编

说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99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杨晓敏等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12

ISBN 7-5407-2515-X

I. '9… II. 杨…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351 号

'99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

杨晓敏 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311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ISBN 7-5407-2515-X/I·1518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编者的话

由于工作的关系,近年来经常收到一些小小说作家寄赠的他们的作品集,也见到一些朋友、同仁编选的小小说丛书或选集,我们自己也编过几套。假如有机会把这种种集子放在一块儿翻一翻,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在所有小说的书中,我们都可以在“前言”或“编者的话”中看到一些为小小说加油鼓劲擂鼓助威以至摇旗呐喊的文字。关于小小说的现状、关于小小说的发展、关于小小说的地位等等,都是这些书的序言或后记关注的话题。对文体本身的关注超过了对具体作品或作家的关注,对小小说现状及前途的关心成了小小说倡导者编辑者和创作者共同的关心。这样的文字在别的文学样式的选集中是十分罕见的,透过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让我们至少对小小说有以下两个认识。

一是让我们明白小小说确实是一种新的文体。尽管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明清笔记里都有可以称之为小小说的作品,但传统上人们一直是把它们作为精短的短篇看待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小说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文体的出现是与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

化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没有人们审美需求的多样化,没有快节奏的当代生活,就不会有小小说这种新文体的出现。

二是让我们看到小小小说的倡导组织者及编辑创作者是一个极富热情和责任心的群体。任何一种新文体的出现、发展和成熟,都需要一批又一批有志于斯的人去为她奠基、铺路、呐喊、努力。小小说有幸在一开始就有那么一些有热情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人参与其中,身体力行,推波助澜,因此才有了小小说长足的发展和初步的繁荣。在物质对人的压迫和驱使日益严重的今天,有那么一些人把文学、把小小说作为一种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实在是让人心仪和动情的事情。作为小小说倡导者和耕耘者其中的一员,在我们把这本选集奉献给读者时,我们有理由为小小说的今天骄傲。

全面地展示 1999 年小小说创作成就,是我们编辑本书的宗旨,为此,有些主要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尽管作品发表量较大,可圈可点的作品较多,我们也仅是选其一篇,以求在这本选集中向读者推介更多的小小说作家。为了能让更多的读者喜欢小小说,我们格外注意了本书所选作品的可读性,希望这 140 余位作家的 140 余篇作品,篇篇都能留给读者一点什么。三五分钟,即有收获,这是小小说的诱惑,也是本书的诱惑。

编 者

1999 年 11 月 6 日

目 录

编者的话/1

刘清才

县 长/1

谢志强

呼 唤/3

叶大春

劳模老莫/5

朱剑锋

一碗面/7

曹多勇

长出一地的好荞麦/9

岳德沉

挂在哨所里的女人照片/12

曹晓岚

霸王别姬/15

芦芙荭

大 哥/18

李 力

女兵十九岁/21

陈 毓

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24

张 继

正午的太阳/27

徐建宏

你是一盏灯/30

刘立勤

叫我一声“哎”/33

严晓歌

古 道/35

胥得意

头 发/38

王奎山

随份子/40

珠 晶

挥一挥手,我不让你走/42

关汝松

活广告/45

孙方友

雷二少/47

徐慧芬

费 姨/50

凌鼎年

消失的壁画/53

程习武

清 水/56

- 汝荣兴
关于克隆人的深度报告/58
- 申永霞
舞者思诺/61
- 郑时培
棋王/64
- 胡双庆
穴王/67
- 杨坤
熬鹰/70
- 侯德云
过来过去的日子/72
- 刘跃清
心底滑过一阵风/74
- 韩彩虹
第三十九个/77
- 马宝山
同窗/79
- 李金安
神秘的旅游者/82
- 胡丽端
行刺/85
- 张玉真
麦子的优势/87
- 司玉笙
盖七/89
- 阿成
看电影的男人们/91
- 星天
听箫/93
- 高虹
文哥和文嫂/96
- 秦德龙
聚会/100
- 申平
爱情纽扣/102
- 修祥明
父亲/104
- 金本华
两只母鸡/107
- 刘国芳
留名/109
- 南村
今天的爱 and 昨天的情/112
- 余同友
蛾子/115
- 聂还贵
野狼/118
- 萧春雷
经理包装公司/121
- 方晓蕾
绑票案/124
- 马均海
乞丐女/127
- 于编
美丽的鞠躬/130
- 李性亮
七老爷/133
- 杨轻抒
狼狗贝贝/135
- 薛涛
与花交谈/138

- 郭加奇
 和白丽小姐一起吃饭/141
- 姜 华
 花瓣雨与牛肉面/144
- 王建根
 紫云大隐/147
- 陶 纯
 听女兵杨玲讲故事/150
- 刘国庆
 专家夜半……/152
- 方立锋
 瞎子五爷/154
- 茨 园
 再 婚/157
- 杨崇德
 妻子不在家的夜晚/160
- 黄 琳
 淡淡一丝血痕/162
- 汤红玲
 三 姨/165
- 韩 英
 固若金汤/168
- 张开诚
 头上有个蝓蝓/170
- 李元岁
 我的故事/173
- 李开杰
 勇敢的人/177
- 魏金树
 胡乡长/180
- 王前锋
 马 夫/182
- 苏 瑞
 遭遇“艳星”/185
- 陈 香
 阳光棕榈/187
- 郑洪杰
 连椅上的遭遇/189
- 汤国基
 中 奖/193
- 邵宝健
 复活的南天竹/196
- 杨轻抒
 遥远的深深琵琶/199
- 王雷琰
 不速之客/202
- 苏学文
 红腰带/205
- 李 胜
 罪 人/208
- 马贵明
 预约情人/211
- 杨奇斌
 一个烟头/214
- 文清丽
 镜中花/216
- 蔡 楠
 影子离我而去/219
- 杨小凡
 沈 娘/222
- 丁肃清
 那个芒/224

- 方英文
 马先生的爱情/227
- 吴卫华
 娘娘腔/230
- 大 卫
 “左下”的初恋/232
- 胡晨钟
 清风高节图/234
- 刘 珊
 房子 房子/236
- 极 光
 下堤与上堤/239
- 鲁义斌
 放 马/241
- 中 村
 吃饺子/242
- 何百源
 她来自风流岛/245
- 钱 岩
 远方的阿桂/247
- 金 光
 一碗羊肉汤/249
- 姚元忠
 乡长候选人/251
- 抱 影
 三盏灯的传说/253
- 谢友鄞
 残 页/255
- 林荣芝
 劈 路/257
- 戴 涛
 风 筝/259
- 王海群
 明 月/262
- 谭 杰
 赠 言/265
- 曾世超
 打 稻/267
- 辛力华
 老 流/269
- 病 雷
 分 配/272
- 刘黎莹
 金子一样的日子/275
- 马 竹
 新年的贺卡/277
- 杨景民
 以后不想见到你/280
- 尹全生
 匪 患/282
- 刘 洸
 成 桃/285
- 侯发山
 告 状/287
- 何 肥
 放 生/290
- 张寄寒
 蚕豆戒指/292
- 丁树桦
 最真的梦/294
- 李宽云
 为羊看门的狼/296

- 邹当荣
 爱又如何/299
- 何济麟
 宝 物/301
- 高 哥
 月黑风高之夜/303
- 王乙涵
 飘落的风筝/306
- 刘荣书
 守 夜/309
- 刘建超
 我的第一位女朋友/312
- 梁海潮
 吹唢呐的女孩/315
- 薛 舟
 说 话/317
- 刘国文
 扶 贫/319
- 石 翼
 梦醒时分/321
- 钱凤伟
 赢家通吃/324
- 史春花
 刈 麦/327
- 武 歆
 花 祭/329
- 远 征
 悲惨的情书/331
- 展 静
 窗 口/334
- 沈祖连
 死 鹅/336
- 闵凡利
 葱 儿/339
- 赵文辉
 喝 药/342
- 田德林
 爱情之光/344
- 阎耀明
 秋 菊/347
- 文 清
 师 尊/350
- 相裕事
 远去的鸽子/353
- 赵景云
 舒乐安定/355
- 戴 珩
 高捶背/358
- 邓耀华
 要帽子/361
- 程宪涛
 下 岗/363
- 刘殿学
 大胆朝前走/365
- 阿 碧
 三个傻子和一个聪明人/367
- 郭洪才
 父子戏迷/369
- 袁新燕
 遭遇骑士/371
- 问英杰
 好事多磨/374

县长

刘清才

县长的车子在龙王干沟边停下来，一道宽宽的土坝，把这条著名的泄洪排涝干沟，拦腰截为两段。县长走上土坝，用脚踏一下，坚硬得像混凝土。乡长从后边气喘吁吁地跑上来，用手指点着土坝，汇报说，下面埋有两孔水泥管道，不影响排水泄洪。

县长仔细看着，沟里积蓄着一些污水，水面平静，纹丝不动，水泥管被没在水下，一点儿也看不见，青青的芦苇从水边钻出来。他拾起一块儿坷垃，投入水中，泛起一个水花，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疏通过没有？他问。

疏通过，疏通过。乡长连忙回答，我曾亲自安排这个村的村长进行疏通。

村长来了，他小心地看一眼乡长，又满面笑容地看着县长，说，这个工程是我亲自带人干的，本应修一座桥，可村里没钱呀！村长口齿灵便，说话开口就来。

我问你疏通没有！县长直视着村长的脸，说。

村长毫不犹豫地回答，疏通过，疏通过。说完，又看看乡长。乡长说，老王是一个负责的干部，他办事尽可放心。噢？县长下了土坝，踩着沟坡上的杂草，走下沟里，在水边停下，他瞅了一眼乡长，又瞅他一眼，说，乡长大人，你愿意亲自下水摸一下吗？

没等乡长开口，村长便着急地叫起来，不行不行，这水下不得，水里有马鳖，愣往肉里钻，还有水长虫，怪吓人的……

县长笑了，说，老王，你这是吓唬乡长，还是吓唬我？

乡长看一眼县长，县长丝毫没有改变主意的表示，他只好乖乖地下水了。水长虫倒没看见，马鳖却真的有，正往右腿肚子里钻，他用手

抹了一下，右腿肚子又痛起来。传说，马鳖这东西厉害得很，如果它钻进肉里，就会一直往里钻，直到钻进心脏。乡长哆嗦了一下。

乡长从沟里爬出来，小心地摘着粘在腿上的马鳖。

怎么样？县长帮他揪下一个来。

乡长犹豫了一下，看看村长，又看着县长，咬着牙答道，确实已经疏通。

然而，县长要亲自下水了。从他观察到的情况看，他总有些怀疑。县长这一举动，实在出乎乡长和村长的意料之外，乡长慌了，村长急了，一边一个拉着县长，苦苦劝阻，不让县长下水。村长说，水里有马鳖。乡长说，你有关节炎啊！但是，这怎么能阻止得了县长呢？他下水了，一直向深处蹚过去，水没到他的腰部，没到他的胸口，在他身后，水波呈V字形渐渐扩展。要命的倒不是马鳖，而是关节炎，腿钻心般地痛起来，他简直迈不动腿了。他拼出全身力气，摸到了那两个水泥管，然而，却被淤泥堵得死死的。他愤怒了，他觉得忍不住就要骂人了。

县长是怎样从沟里爬出来的，连他自己也不觉得了，奇怪的是，他的腿一点也不痛了！他不动声色地向村长说，王村长，请你把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好吗？

村长面红耳赤，舌头僵在嘴里，一点也不灵便了。

乡长大人，你也说说你刚才说过的话。县长又面对乡长，乡长满脸冒汗。

县长紧追不放，问道，我的乡长大人，我弄不明白，当你亲自下水，明白了真情以后，为什么还继续瞎说，欺骗我？

乡长擦擦脸，嗫嚅着说，我以为，以为……

县长冷冷地一笑，替乡长说下去：你以为我这次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你和村长说什么，我就会信什么，对不对？县长提高了嗓门儿，我不是昏官、糊涂蛋！

乡长和村长霜打了似的，蔫头耷脑，一句话也说不出。

呼 唤

谢志强

绝望之中，我看见沙包背后走过来一个老汉。

他说：跟我来。

我说：我渴坏了。

他取下腰间挂着的羊皮水袋。我接过来，咕嘟咕嘟喝开了，仿佛在茫茫大漠碰上我想象中的水井。他似乎知道我在这儿兜转迷失了路。我抹抹嘴，真痛快。

他说：跟我来。

我的心又向往着已寻找数日的珍宝了。我说，我还有件要紧的事情，办成了我会追上来的，你稍等。我顾不得老汉的存在，又开始在这片古城堡的废墟里摸索。汗像小虫一样在我面颊、背脊蠕动，我却一门心思挥着坎土镩东挖西刨。我的肚子咕噜响起来。我想起我已断水断粮整整两天了。

他说：跟我来。

我发现他离我十几步远伫立着。这个老汉，看来也是探宝的角色，他好像是观望我，一旦有了成效再采取行动。

我说：我饿得不行了。

他在褡裢里取出一个馕。我接过来，一阵狼吞虎咽。肚里又实在了。

他说：跟我来。

我想：这个狡猾的老汉，大概看出我已经有了门道，想设法将我诱开。

我说：你先走，我找一样东西，我会跟上来的。

我又忘了他的存在。不知挖了多久，反正太阳像火盆一样吊在尖

顶，我手里的坎土镩突然触着一个铁罐，我本能地警戒起来，四下里张望，没了老汉的影子。

这当儿，我又饥又渴。我绕了附近的几个沙包，寻找那个神秘的老汉，根本没有他的身影。我又恢复到了老汉出现前的心情，希望离开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我竟忽视了老汉的去向，他说跟我来。我怎么就没问他往哪儿走呢？

我合掌罩在嘴上，毫无方向地喊：我——来——啦！

我多么期望那个老汉绕过沙包出现，说：跟我来。

可是，我的呼唤像一滴水消失在无垠的沙漠里了。四面，除了一个巨浪一般的沙包，没有丝毫回音。

我绝望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我懊悔地哭起来，自语：这下，我该怎么办？我不知往哪儿走了。

这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梦，做梦的地点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场——那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这么多年了，我仍清晰地记得，仿佛那个梦真实地发生过。我常听见——世俗的喧嚣、繁忙的短暂的间隙里——那个老汉的招呼：跟我来。

我想：那是一个真实的声音，我能听出。我知道，我已渐渐地跟上他走了。因为，我察觉我忙乎的事情差点走失了真实的我——一种虚幻的迷途。倒是那个老汉的声音穿越时空越发真实了。

劳模老莫

叶大春

老莫从当学徒起到临近退休，整整烧了四十年锅炉，他没日没夜地厮守锅炉，老婆跟人跑了，一个女儿不好好念书干脆停学了，一个儿子没人管教误入邪门歪道坐了牢，但老莫因烧锅炉有功当上了省劳模，家里的奖状奖匾满壁都是，奖章奖杯摆了一橱柜。有人统计过，老莫四十年来很少休假，把节假日、加班加点累计起来，按八小时工作制计算，他已干到了2020年的活。

这几日，风传工厂要破产，将被私人老板收购。老莫心烦意乱忧心忡忡，要不是锅炉缠身，他早就扎进工友堆里去问个子丑寅卯。老莫心有主见，头脑冷静，一来锅炉实在离不开他，锅炉一停全厂就要瘫痪，万一锅炉爆炸就会出人命；二来自己是省劳模，不能不顾身份不讲觉悟，把自己等同一般老百姓，凡事要相信政府依靠组织，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那天，多日不露面的厂长神情憔悴地路过锅炉房，递给老莫一根烟，望着老莫黑汗流水的疲惫样子，一阵酸楚歉疚，沉缓地说：老莫，从今天起，你把锅炉停烧吧，好好休息一下……厂长在香烟盒上写了几行字，递给老莫：从明天起，工厂就由公改私了，我这厂长也当到头了。这些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欠你的人情债太多，这是我最后一次行使厂长权力，给你批一笔劳模补助费，你快去领吧！老莫颤抖地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那上面批的数额不大，却也不小，足够给他刑满归来的儿子做本钱做点小买卖的。但老莫在厂长转身而去时，就毅然将纸条扔进了炉火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厂子都要垮了，哪还有脸去领劳模补助费？

老莫将锅炉熄了火，但仍日夜厮守着锅炉，怕激怒的工友干糊涂

事，将锅炉撬去换钱或砸了卖铁。大难临头人心叵测，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果然，一天深夜，几条黑影窜到锅炉房，惊醒了老莫。老莫声色俱厉：你们要干什么？黑影说：没你的事，放聪明点只管蒙头睡觉！要不把你假装绑上也行！老莫怒吼：你们休想打锅炉的鬼主意！我与锅炉厮守这么多年，看得比我的老伴还要亲，你们要砸它，我就砸你们，别怪我不客气！老莫怒擎一只大锤，硬是吓跑了那几条黑影。

新厂长上任后，不知怎的知道了老莫保护锅炉的事迹，重金奖励了老莫。老莫拿那笔钱，救济了那些被除名或下岗或生病的工友，其中就有要砸锅炉的人。老莫还是像过去那样烧锅炉，还是那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只是想到过去是为国家作贡献，现在却是在给私人老板卖命，心里酸溜溜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尽管工资奖金比过去吃大锅饭时还拿得多，福利待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老莫心头上仍笼罩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影。老莫心事重重时，就独自嗟叹，对着老伙计锅炉嘀咕，有时还啜泣着，流出老泪。

一天傍晚，新厂长躊躇满志地踱步经过锅炉房时，看到老莫一身煤灰、满头大汗的样子，惊讶地问：你怎么不穿工装不戴口罩手套？怎么不领台电风扇？老莫嘿嘿笑了：大老粗哪那么娇贵？烧锅炉的还穷讲究什么？几十年就这么过来的，习惯了！新厂长说：不行！新厂新规矩，劳保得达标，锅炉房不能拖后腿，明天我再看见你赤膊露脸地干活，就停你的工资扣你的奖金！老莫瞠目结舌。新厂长又问：几人烧锅炉？老莫答：就我一人。新厂长一愣：明天我派两人来。老莫直晃手：别派人来，我一人侍候锅炉就行了，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人烧锅炉……新厂长愤怒地说：乱弹琴！长年累月加班加点，没有假日，这是严重违反《劳动法》的，你想让我吃官司栽大跟头呀？老莫心头一震，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一碗面

朱剑锋

毕业以后，我就去广州的一家合资公司报到。在南下的火车上，身上的钱不慎被小偷扒走。刚出校门，我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我只好在一个中转站下车，住进一家最便宜的旅馆，用仅剩的10块钱给家里发了封最加急的求助电报。我饿得头昏眼花，连走回旅馆的力气都没有了。之后，我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间里，用被子罩住身体，再也起不来了。想起人生的无常和孤身一人客落异乡，禁不住愁肠百结，忧郁万分。傍晚的时候，服务员领着三位旅人进来，其中一个高个子大汉住在我对面。这些年，出门在外的人相互多了防范，四人同居斗室都不言语，默默地把包当做枕头，和衣上床睡下了。两天多水米滴粒未进，我已经饥肠辘辘，难受得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对面的大汉也没睡，倚在被子上，一支接一支抽烟，火光映出他清瘦的脸。偏偏我那不争气的肚子这时“咕咕”嚷起来，一阵比一阵叫得响，引得大个子的目光不停地往我身上“瞄”。

一夜无事，早上旅人们爬起床摸摸各自的衣兜和提包，相继往外走。大个子走到门口时脚停住了，他好像看透了 my 落魄，轻声叹口气：“一块儿去吃饭吧！”那声音，居然是乡音，我不由自主随他下了楼。在路边的小饭摊儿上，大个子笑着对老板娘说：“要两碗面，多加些汤水。”面很快端上来，我早已饥不择食，把道谢和学生的斯文统统抛到脑后，捧起碗狼吞虎咽猛往嘴里扒。一会儿，一大碗面见了底儿。大个子没动饭筷，静静地看着我，又轻轻把面前的碗推给我。我告诉他路上的遭遇，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五年前我和你一样，为了‘取经’办商场、拉厂家合作，我来这个城市拣价钱最低的饭店住，吃从家里带来的煎饼卷，这个商城充满了希望和竞争，